

記者劏棺材房一周 見盡基層掙扎求存

睹劏房「愈劏愈細」室友紛紛簡樸房助重拾生活尊嚴

劏房日記



●整個房間沒有窗也沒有抽氣扇，僅靠兩個出風管（圖為其一）「谷氣」。

《簡樸房條例》實施滿月，為深入體驗劏房居民的生活，香港文匯報臥底記者早前入住「棺材房」與劏房戶朝夕相處一星期，並以第一身手法寫下「劏房日記」。記者過往也試住了不同類別的劏房，每次試住都重新定義了對居住底線的認知，見證劏房「愈劏愈細、愈劏愈貴」的畸形演變。從四五年前試住80平方呎的板間房，雖然算

不上樂土，但起碼尚能轉身，擁有細小得可憐的小天地；到今次入住好比棺材的劏房，進門就只能蜷縮在碌架上層躺着，就連立錐之地都是奢侈，該劏房還惡化到連獨立冷氣也消失了，全間

房僅靠兩條氣喉輸送中央冷氣，廢氣只能透過門罅排出，一呼一吸間盡是令人窒息的壓抑。記者學會在夾縫中能屈能伸，見盡一班在社會底層掙扎求存的居民用驚人的韌力對抗惡劣環境。《簡樸房條例》的誕生，是劏房戶等待重拾生活尊嚴的契機。

●文/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、林泉、江韞

我在劏房頭兩天

環境沒有最差只有更差

我入住的劏房放置碌架床後，只剩6平方呎的通道，進門就要腳踏雜物爬上上架床，那一刻真的愣了。躺在床上，頭頂就是天花板，我像被塞進一個密封的盒子，空氣悶熱得讓人喘不過氣，生活像被壓縮成一條線。「這算劏房？還是籠屋進化版？」我苦笑了，笑聲在狹小空間裏迴盪，卻帶着一絲無力感。在這近乎密閉的空間裏，那條細弱的氣喉成了我維持生存呼吸的最後救贖。

夜已深，隔著薄薄的板間牆，夜歸居民的脚步聲漸行漸遠，卻在靜謐的午夜顯得格外沉重，與遠處零星的車鳴交織，攪碎了僅有的睡意。睜眼一瞬，滿屋雜物如山丘般崩塌而來，狹隘的空間讓人窒息，沉甸甸的壓迫感就這樣扎實地落在胸口。

沒窗戶、沒自然光，生理時鐘混亂，睡得再久也覺得渾渾噩噩。這單位未劏前有1,300平方呎，之後被業主劃成20間棺材房，20住戶共用一個廚房、兩間廁所。我的房租3,500元，近200元呎價遠超以往試住過的劏房單位，環境卻比過往只有更差，沒有最差。

我在劏房第三天

室友愈搬愈頹不敢結婚

30餘歲的阿強是我在劏房裏認識的第一名室友。他是內地來港升讀大學的港漂，他來港生活10年，月入從初出茅廬時的1萬多元慢慢增至2萬元，收入不高不低令他陷入尷尬處境，既超出申請公屋的門檻，又不足以置業買樓，女友一直催婚，阿強卻不敢答應。

阿強可謂香港租房市場的活字典，他滔滔不絕向小記分享住過的出租屋。10年前，他剛來港跟同學在沙田合租兩房一廳，每人分攤3,750元，環境舒適，大家相處融洽，多數時間在學校，偶爾在客廳聊天，感覺像個溫暖的小家。那時他滿腦子是適應新環境、努力工作、將來買樓成家。

畢業後，同學散去，他搬到紅磡私樓與朋友合租，一人一間房，6,700元。可是收入漲得慢，遠遠無法追趕租金增幅，每月結賬時，他總是皺眉計算，心中總在想：錢往哪兒掉了？

2017年，他搬到深水埗一個青年公寓，第一次接觸劏房：房間小但公共空間大，認識不少朋友。但兩年間租金從7,000元漲到8,000元，他一怒之下搬走，改租一個180呎的劏房，有獨立廁所、採光好，月租7,000多元，重拾家的感覺，能煮飯、看書，那日子他甚至幻想結婚後在這裏添置小傢具，簡單過小日子。

疫情突如其來，2021年裁員，他不得不「大屋搬細屋」，租下30多呎、月租2,900元的狹窄劏房。搬進去那天，他望着那張床和小桌子，行李堆滿地，轉身開門都磕磕絆絆。不過，為了省錢，咬緊牙關忍了，並安慰自己「這只是短租過渡」，豈料一住就幾年，女友心急結婚，他只能笑說等存夠首期，內心卻滿是愧疚，房子像無形的牆，擋在他們中間。

其後，為工作方便和省交通費，阿強搬入我所住的棺材房，租金3,500元，他心裏一陣陣酸澀，反問自己「怎麼愈混愈倒退？」他聽聞《簡樸房條例》3月生效，劏房將受規管，房間有最低面積標準、有獨立廁所、通風採光達標，他沉默片刻，低聲道：「香港其他都好，唯獨房子是最大的問題。但我仍然在堅持，希望條例帶來轉機。」



●阿強臥在床上，眼前便是整個房間的地面空間。



●身高1.9米的K先生在單位內無法直立。



●約20人共用一個雪櫃。



●「棺材床」的出入口僅闊40cm。



●T先生在上層床鋪的角落，利用行李箱作收納之餘，同時充當辦公及學習區域。

我在劏房第六天

父棄工作陪兒來港求學

劏房的每一道門背後，都封存着一段不足為外人道的故事，以及蝸居在劏房內的苦衷，其中一戶父子最是特別，經常是來去匆匆，每天早早出門，傍晚才回來，假日就不見人影，房間重門深鎖。這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父子，背後演繹的是一場現代版的「孟母三遷」、望子成龍的故事。

據房東透露，這是一對來自深圳的父子，父親放棄工作陪伴兒子來港求學。為了讓孩子上學方便，他們租下這間

我在劏房第四天

身體現變化「回家」要彎腰

從低頭才能通過的走廊、無窗密閉的棺材房，到共用雪櫃與廁所的日常裏，我的身體不知不覺出現微妙變化，每次「回家」腰骨都不由自主地屈曲，呼吸也放輕了，說話也不期然壓低聲線，以免因為單位的隔音系統差而「隔牆有耳」。沒有人甘願屈就，但在租金與地段的現實考慮下，生活品質往往是最先被犧牲，偶然戲謔地阿Q一番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勞其筋骨。」

住在這個一劏20的單位裏，住戶同一屋簷下，偶然在公共廚房碰面時，多數只會冷淡而客套地點點頭，然後轉身匆匆返回房間蓋被呼呼大睡，這裏絕對談不上是家，反而更像是酒店，不到睡都不想回來。

一次噪音問題，與隔壁住戶「不打不相識」，互有較深入的認識，對方是一名1.9米高的港漂小伙子K先生，每次走進單位他在「條件反射」下，身體都會自動自覺屈曲起來，尤其走在約1.8米高的走廊時，他幾乎無法抬頭直行走，只能一路彎着腰，低着頭穿過長而窄的通道，直至鑽進房間，才不用擔心額頭隨時撞上门框或橫樑。他坦言，「只求近、只求平租、只求有個地方睡」成為找房子的優先考慮，而上址最大優勢是通勤方便，辦公地點就在大廈馬路對面，上班步行即到，並符合三四千元的租金預算。他也曾考慮到啟德租住樓齡較新、面積至少大幾倍的單位，但租金高昂，蠶食一月月薪，而且交通不便，衡量各項因素後最終仍決定租回港島這個劏房單位，「遲早習慣！」當初他自我安慰說。

可惜這個適應過程遠比他想像漫長，他入住劏房前從未試過與陌生人合租單位，起初一想到要共用廁所便覺得「很噁心」，加上房間隔音欠佳，鄰房通話內容有時清晰可聞，毫無私隱可言，好在住戶間互相體諒，多數較為自律。但由於房間緊鄰馬路，深夜電車駛過，鐵軌摩擦碰撞的尖銳聲響常令他難以入睡。

他入住一年，身體變化比我更明顯，聽力彷彿遲鈍了，腰也習慣性地彎了。然而，每次放假無法躲往公司，他也苦惱應往哪裏逃才能無須在劏房待着。為了逃避長留房內的抑鬱感，他甚至在深圳另租了一間房，每逢周末便北上喘氣。當得知我白天還在此辦公時，他苦笑着勸我：「去連鎖快餐店坐坐吧，出去透透氣。」面對即將生效的《簡樸房條例》，他猜測目前所住的單位「一定不合格，在內地這樣的房子幾乎沒有。」一旦被取締，我們應何去何從？他明言見步步行：「此處只屬過渡，未打算長住。」在便利與尊嚴的天秤上，他暫時還找不到平衡點。

我在劏房第五天

住客盼政府提供合適住屋

擠迫是劏房的代名詞，但比起房間，公共廚房裏的雪櫃更擠擁，20名住戶所有生熟食材、家鄉調味料、飲品、藥物……亂七八糟的雜物通通塞進這台雪櫃裏。狹小廚房裏，小周是罕見的「廚神」，人人點外賣或在外解決三餐的時候，他卻經常在廚房裏施展廚藝，煲水、切番茄和洋葱，再從雪櫃角落取出一盒粟米罐頭，簡單將食材煮在一起。他在此處居住近兩年，是少見能熬上超過一年的住客。選擇住下來只因通勤方便，他說：「這裏離我的工作地點只有五分鐘路程，而且我也不會花太多時間待在房間裏。對我來說，這個房間僅僅用來睡覺，偶爾簡單煮食。」

小周是樂天派，天塌下來才算。對於簡樸房條例即將實施，他覺得將有較長的過渡期，相信不會要求住戶立刻搬走，較大機會是提前通知。「若政府能提供合適的住屋選擇，我或會考慮，但目前難以判斷後續，到時再算。」

劏房，上課日子居住在此，假期則返回深圳，圖在昂貴的香港生活成本與孩子的未來之間，劃出一道平衡線。儘管鮮少碰面，但記者從那薄如蟬翼的房門，仍擋不住他們劏房內傳來的遊戲機音效，那是水泥森林裏難得的一點童真與喘息。

蝸居劏房的這一段日子裏，為平衡心理，記者經常在社交平台找「同是天涯淪落人」，發現不少本地探房博主，走訪香港各區劏房揭示居住實況。其中T先生租住九龍某唐樓單位，據他介紹，附近住戶有巴基斯坦人、印度人，亦有本地長者。房間實用面積僅30平方呎，但因屬小型閣樓(loft)設計，中介聲稱可用面積可計作60呎。由於空間有限，T先生在上層床鋪的角落，利用行李箱作收納之餘，同時充當辦公及學習區域。